

文子遺書

卷之四

艾
子
雜
說

蘇
軾
撰

中
華
書
局

艾子雜說

此據陽山顧氏文
房本排印初編各
叢書僅有此本

艾子雜說

宋 蘇軾撰

艾子事齊王。一日朝而有憂色。宣王怪而問之。對曰。臣不幸。稚子屬疾。欲謁告。念王無與圖事者。所朝。然心實係焉。王曰。盍早言乎。寡人有良藥。稚子頓服其愈矣。遂索以賜。艾子拜受而歸。飲其子。辰服而已卒。他日。艾子憂甚。戚王問之。故憾然曰。卿喪子可傷。賜卿黃金以助葬。艾子曰。殤子不足以受君賜。然臣將有所求。王曰。何求。曰。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。

艾子行於海上。見一物圓而扁。且多足。問居人曰。此何物也。曰。蟾蜍也。既又見一物。圓扁多足。問居人曰。此何物也。曰。螃蟹也。又於後得一物。狀貌皆若前所見。而極小。問居人曰。此何物也。曰。彭越也。艾子喟然歎曰。何一蟹不如一蟹也。

艾子使於魏。見安釐王。王問曰。齊大國也。比年息兵。何以爲樂。艾子曰。敝邑之君好樂。而羣臣亦多效伎。字釐王曰。何人有伎。曰。淳于髡之籠養。孫臏之踢毬。東郭先生之吹竽。皆足以奉王歡也。安釐王曰。好樂不無橫賜。奈侵國用何。艾子曰。近日却告得孟嘗君處。借得馮驩來。索得幾文冷債。是以饒足也。

齊地多寒。春深求竽甲。方立春。有村老挈苜蓿一筐。以與放艾子。且曰。此物初生。未敢嘗。乃先以薦。艾子喜曰。煩汝致新。然我享之後。次及何人。曰。獻公罷。卽刈以饋驢也。

艾子好飲。少醒日。門生相與謀曰。此不可以諫止。唯以險事休之。宜可誠。一日。大飲而噉。門人密抽甕腸。

致噉中，持以示曰：「凡人具五臟方能活，今公因飲而出一臟，止四臟矣，何以生耶？」艾子熟視而笑曰：「唐三藏猶可，況有四耶？」

艾子行出邯鄲道上，見二媼相與讓路，一曰：「媼幾歲？」曰：「七十。」問者曰：「我今六十九，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。」

艾子一夕疾，呼一人鑽火，久不至，艾子呼促之，門人曰：「夜暗，索鑽具不得，謂先生曰：『可持燭來共索之。』」艾子曰：「非我之門，無是客也。」

艾子見有人徒行，自呂梁託舟人以趨彭門者，持五十錢遺舟師，師曰：「凡無賣而獨載者，人百金，汝尙少半，汝當自此爲我挽牽至彭門，可折半直也。」

穰侯與綱壽接壤，魏冉將以廣其封，乃伐綱壽而取之，兵回而范雎代其相矣。艾子聞而笑曰：「真所謂外頭趕兔，屋裏失獐也。」

齊王一日臨朝，顧謂侍臣曰：「吾國介於數強國間，歲苦支備，今欲調丁壯，築大城，自東海起，連卽墨，經大行，接輞轅，下武關，逶迤四千里，與諸國隔絕，使秦不得窺吾西，楚不得竊吾南，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，豈不大利邪？」今百姓築城，雖有少勞，而異日不復有征伐侵虞之患，可以永逸矣。聞吾下令，孰不欣躍而來耶？」艾子對曰：「今旦大雪，臣趨朝，見路側有民裸露僵踣，望天而歌，臣怪之，問其故，答曰：『大雪應候，且喜明年人食賤麥，我卽今年凍死矣。』正如今日築城百姓，不知享永逸者，在何人也。」

艾子使於秦。還語宣王。秦昭王有吞噉之心。且其狀貌。又正虎形也。宣王曰。何質之。曰。眉上五角。聳目光。爛然。鼻直口哆。豐頤壯臆。每臨朝。以兩手按膝。望之宛然。鎮宅獅子也。

艾子爲莒守。一日。聞秦將以白起爲將。伐莒。莒之民悉欲逃避。艾子呼父老而慰安之。曰。汝且弗逃。白起易與耳。且其性仁。前且伐趙。兵不血刃也。

艾子曰。田巴居于稷下。是三皇而非五帝。一日。屈千人。其辨無能窮之者。弟子禽滑釐。出逢嬖嫫。揖而問曰。子非田巴之徒乎。宜得巴之辨也。嫫有大疑。願質于子。滑釐曰。嫫姑言之。可能折其理。嫫曰。馬騷生向上而短。馬尾生向下而長。其故何也。滑釐笑曰。此殆易曉事。馬騷上搶。勢逆而強。故天使之短。馬尾下垂。勢順而遜。故天以之長。嫫曰。然則人之髮上搶。逆也。何以長。鬚下垂。順也。何以短。滑釐茫然自失。乃曰。吾學未足以臻此。當歸咨師。嫫幸專留此。以須我還。其有以奉酬耶。入見田巴。曰。適出。嬖嫫問以騷尾長短。弟子以逆順之理答之。如何。曰。甚善。滑釐曰。然則嫫申之以鬚順爲短。髮逆而長。則弟子無以對。願先生折之。嫫方坐門以俟。期以餘教詔之。巴俛首久之。乃以行。忱音呼滑釐曰。禽大禽大。幸自無事也。省可出人。

艾子曰。堯治天下久。而耄勤。呼許由以禪焉。由入見之。所居土堦三尺。茅茨不翦。采椽不斲。雖逆旅之居。無以過其陋。命許由食。則飯土餽。啜土器。食麤糲。羹藜藿。雖厮監之養。無以過其約。食畢。顧而言曰。吾都天下之富。享天下之貴。久而厭矣。今將舉以授汝。汝其享吾之奉也。許由顧而笑曰。似此富貴。我未甚愛。

也。

秦破趙於長平，坑衆四十萬，遂以兵圍邯鄲。諸侯救兵列壁，而不敢前。邯鄲垂亡，平原君無以爲策。家居愁坐，顧府吏而問曰：「相府有何未了公事？」吏未對。新垣衍在坐，應聲曰：「唯城外一火竊盜未獲爾。」

公孫龍見趙文王，將以夸事眩之。因爲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鰲之說。文王曰：「南海之鰲，吾所未見也。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，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，曰東里，曰左伯，共戲于渤海之上，須臾有所謂鵬者，羣翔於水上。東里遽入海以捕之，一攫而得，渤海之深，才及東里之脛，顧何以貯也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焉。左伯怒，相與鬪之，久不已。東里之母，乃拽東里回。左伯舉太行山擲之，誤中東里之母，一目眛焉。母以瓜剔出，向西北彈之，故太行中斷，而所彈之石，今爲恒山也。子亦見之乎？」公孫龍遂巡喪氣，揖而退。弟子曰：「嘻！先生持大說以夸鉉人，宜其困也。」

營丘士，性不通慧，每多事，好折難而不中理。一日，造艾子，問曰：「凡大車之下，與橐駝之項，多綴鈴鐸，其故何也？」艾子曰：「車駝之爲物，其大且多，夜行忽狹路相逢，則難於回避，以藉鳴聲相聞，使預得回避爾。」營丘士曰：「佛塔之上，亦設鈴鐸，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邪？」艾子曰：「君不通事理，乃至如此。凡鳥鵲多託高以巢，糞穢狼藉，故塔之有鈴，所以警鳥鵲也。豈以車駝比邪？」營丘士曰：「鷹鷂之尾，亦設小鈴，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？」艾子大笑曰：「怪哉！君之不通也。夫鷹準擊物，或入林中，而絆足縉絆，偶爲木之所絀，則振羽之際，鈴聲可尋而索也。豈謂防鳥鵲之巢乎？」營丘士曰：「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，雖不究其理，今乃知恐爲」

木枝所綰，而便於尋索也。抑不知綰郎之足者，用皮乎？用線乎？艾子憮而答曰：「挽郎乃死者之導也，爲死人生前好詰難，故鼓鐸以樂其尸耳。」

趙以馬服君之威名，擢其子括爲將，以拒秦，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，掠趙括，坑其衆四十萬。邯鄲幾敗，艾子聞之曰：「昔有人將獵，而不識鵲，買一鳧而去，原上兔起，擲之使擊，鳧不能飛，投于地，又再擲，又投於地，至三四，鳧忽蹣蹣而人語曰：『我鴨也。』殺而食之，乃其分。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？」其人曰：「我謂爾爲鵲，可以獵兔耳。」乃鴨耶？鳧舉掌而示，笑以言曰：「看我這腳手，可以搦得他兔否？」

范雎一見秦昭王，而怵之以近禍，昭王遂幽太后，逐穰侯，廢高陵，華陽君，於是秦之公族與羣臣側目而憚雎，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。一旦王稽及鄭安平叛，而雎當緣坐，秦王念未有以代之者，尙緩其罪，因下令敢有言鄭安平叛者死。然雎固已畏攝而不敢甯矣。艾子因使人告之曰：「佛經有云：『若被惡人逐，墮落金剛山，念彼觀音力。』如日虛空住，空中非可久住之地，此一撲終在，但遲速之間耳。雎聞薦蔡澤自代。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者，有曰：『呪咀諸毒藥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觀音力。』還着於本人。艾子喟然歎曰：『佛仁也，豈有免一人之難，而害一人之命乎？是亦去彼及此，與夫不愛者何異也？』因謂其人曰：『今爲汝體佛之意，而改正之可者乎？』曰：『呪咀諸毒藥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觀音力。』兩家都沒事。」

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者，無刻斲之迹。王曰：「此履豈非生乎？」艾子曰：「鞢楨乃其核也。」齊宣王問艾子曰：「吾問古有獬廌，何物也？」艾子對曰：「堯之時，有神獸曰獬廌，處廷中，辨羣臣之邪僻者，觸

而食之。艾子對已後進曰：使今有此獸，料不乞食矣。

艾子浮于海，夜泊島時，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，復若人言，遂聽之。其言曰：昨日龍王有令，應水族有尾者斬。吾鼉也，故懼誅而哭。汝蝦蟇無尾，何哭？復聞有言曰：吾今幸無尾，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。

艾子使於燕，燕王曰：吾小國也，日爲強秦所侵，徵求無已，吾國貧，無以供之，欲革兵一戰，又力弱不足以拒敵，如之何？則可？先生其爲謀之。艾子曰：亦有分也。王曰：其有說乎？艾子曰：昔有龍王，逢一蛙於海濱，相問訊。後蛙問龍王曰：王之居處何如？王曰：珠宮貝闕，輦飛璇題，龍復問汝之居處何如？蛙曰：綠苔碧草，清泉白石，復問曰：王之喜怒如何？龍曰：吾喜則時降膏澤，使五穀豐稔，怒則先之以暴風，次之以雷霆，繼之以飛電，使千里之內，寸草不留。龍問蛙曰：汝之喜怒何如？曰：吾之喜，則清風明月，一部鼓吹，怒則先之以勞眼，次之以腹脹，然後至於脹過而休。於是燕王有慚色。

齊王於女，凡選婿必擇美少年，顏長而白皙，雖中無所有，而外狀稍優者，必取之。齊國之法，民爲王婿，則禁與士人往還，唯奉朝請外，享美服珍味，與優伶爲伍，但能奉其王女，則爲效矣。一日，諸婿退朝，相敘而行，傲然自得。艾子顧謂人曰：齊國之安危重輕，豈不盡在此數公乎？

齊有富人家，累千金，其二子甚愚，其父又不教之。一日，艾子謂其父曰：君之子雖美，而不通世務，他日曷能克其家？父曰：吾之子敏，而且特，多能，豈有不通世務耶？艾子曰：不須試之他，但問君之子所食者米，從何來？若知之，吾當妄言之罪。父遂呼其子問之。其子嘻然笑曰：吾豈不知此也？每以布囊取來，其父愀

然而改容曰：子之愚甚也。彼來不是田中。艾子曰：非其父不生其子。

鄒忌子說齊王。齊王說之。遂命爲相。居數月。無善譽。艾子見淳于髡問曰：鄒子爲相之久。無譽何也？髡曰：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。凡爲相。必以手擱之。其人遂忘平生忠直。默默而已。豈其是歟？艾子曰：君之過矣。彼毛手只擇有惡性者擱之。

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。謂艾子曰：吾東海龍王也。凡龍之產兒女。各與江海爲婚姻。然龍性又暴。又以其類同。少相下者。吾有小女。甚愛之。又其性尤戾。若吾女更與龍爲匹。必無安諧。欲求耐事而易制者。不可得。子多智。故來請問。始爲我謀之。艾子曰：王雖龍。亦水族也。求婿亦須水族。王曰：然。艾子曰：若取魚。彼多貪餌。爲釣者獲之。又無手足。若取鼉。其狀醜惡。唯蝦可也。王曰：無乃太卑乎？艾子曰：鰕有三德。一無肚腸。二割之無血。三頭上帶得不潔。是所以爲王婿也。王曰：善。

艾子行水塗。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。前有一小溝。有人行至。水不可涉。顧廟中。而輒取大王像橫於溝上。履之而去。復有一人至。見之。再三嘆之曰：神像直有如此褻慢。乃自扶起。以衣拂飾。捧至坐上。再拜而去。須臾。艾子聞廟中小鬼曰：大王居此爲神。享里人祭祀。反爲愚民之辱。何不施禍患以譴之？王曰：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。小鬼又曰：前人以履大王。辱莫甚焉。而不行禍。後來之人敬大王者。反禍之何也？王曰：前人已不信矣。又安敢禍之？艾子曰：真是鬼怕惡人也。

艾子有從禽之僻。畜一獵犬。甚能搏兔。艾子每出。必牽犬以自隨。凡獲兔。必出其心肝以與之食。莫不飲。

足。故凡獲一兔，犬必搖尾以視艾子，自喜而待其飼也。一日出獵，偶兔少，而犬饑已甚，望草中二兔躍出，鷹翔而擊之，兔狡，翻覆之際，而犬已至，乃誤中其鷹，斃焉。而兔已走矣。艾子忽遽將死鷹在手，歎恨之次，犬亦如前搖尾而自喜。顧艾子以待食，艾子乃頓犬而罵曰：「這神狗猶自道我是裏。」

艾子出游，見一嫗白髮而衣衰羸，之服哭甚哀。艾子謂曰：「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？」嫗曰：「哭吾夫也。」艾子曰：「嫗自高年而始哭夫，不識夫誰也？」曰：「彭祖也。」艾子曰：「彭祖壽八百而死，固不爲短，可以無恨。」嫗曰：「吾夫壽八百，誠無恨，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，豈不恨邪？」

艾子之鄰，皆齊之鄙人也。聞一人相謂曰：「吾與齊之公卿，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，何彼有智，而我無智？」一曰：「彼日食肉，所以有智；我平日食糲糲，故少智也。」其問者曰：「吾適有糲粟錢數千，姑與汝日食肉，試之。」數日，復又問彼二人相謂曰：「吾自食肉後，心識明達，觸事有智，不徒有智，又能窮理。」其一曰：「吾觀人脚而前出甚便，若後出，豈不爲繼來者所踐？」其一曰：「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，若向上，豈不爲天雨注之乎？」二人相稱其智。艾子歎曰：「肉食者，其智若此。」

艾子病熱稍瘳，夢中神游陰府，見閻羅王升殿治事，有數鬼擡一人至，一吏前白之曰：「此人在世，唯務持人陰事，恐取財物，雖無過者，一巧造端以誘陷之，然後摘使準法，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，放王可之，令付獄。」有一牛頭捧執之而去。其人私謂牛頭曰：「君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吾鑊湯獄主也。」獄之事皆可主之。其人又曰：「旣爲獄主，固首主也，而豹皮褌若此之弊。」其鬼曰：「冥中無此皮，若陽人焚化方得，而吾名不顯。」

於人間。故無焚貺者。其人又曰。某之外氏。獵徒也。家常有此皮。若蒙獄主見憫。少減柴數得還。則焚化十皮爲獄主作襯。其鬼喜曰。爲汝去億萬二字。以欺其徒。則汝得速還。兼免沸煮之苦三之二也。於是又入鑊煮之。其牛頭者。時來相問。小鬼見如此。必欲庇之。亦不敢令火熾。遂報柴足。既出鑊。束帶將行。牛頭曰。勿忘皮也。其人乃回顧曰。有詩一首奉贈云。牛頭獄主要知聞。權在閻王不在君。減刻官柴猶自可。更求枉法豹皮襯。牛頭大怒。又入鑊湯益薪煮之。艾子既寤。語於徒曰。須信口是禍之門也。

艾子好爲詩。一日行齊魏間。宿逆旅。夜聞鄰房人言曰。一首也。少間曰。又一首也。比曉六七首。艾子其必詩人。清夜吟詠。兼愛其敏思。凌晨冠帶候謁。少頃。一人出。乃商賈也。危巖若有疾者。艾子深感之。豈有是人而能詩乎。抑又不可臆度。遂問曰。聞足下篇什甚多。敢乞一覽。其人曰。某負販也。安知詩爲何物。再三拒之。艾子曰。昨夜聞君房中自鳴曰。一首也。須臾。又曰。一首也。豈非詩乎。其人笑言。君誤矣。昨日每腹疾暴下。夜黑。尋紙不及。因汚其手。疾勢不止。殆六七汚手。其言曰。非詩也。艾子有慚色。門人因戲之曰。先生求騷雅。乃是大儒。

艾子一日晨出。見齊之相府門前。有數十人。皆貧窶之甚。人相聚而立。因問之曰。汝何者而集於此。其人曰。吾皆齊之貧民。以少業自營。亦終歲不乏。今有至冤。欲訴於丞相。相辨之。艾子曰。相府非辨訟之所。當詣士師也。其人曰。事由丞相。非士師可辨。艾子曰。然則何事也。其人曰。吾所業乃印雨龍。與指日蠻也。今丞相爲政數年。率春及夏旱。僕印賣求雨龍。纔秋至。冬多雨潦。卽賣指日蠻。吾獲利以足衣食。皆前半年取

逋債印造。及期無不售者。却去年冬。係大雪。接春又陰晦。或雨。泥濘牛馬皮下。令人家求晴。吾數家但習常年。先印下求雨龍。唯一人有秋時。剩下指日蟹。遂專其利。豈不爲至冤乎。艾子曰。汝印者龍。當秋却售也。此乃丞相恐人道燮理手段。年年一般。且要倒過耳。

秦既併滅六國。專有天下。罷侯置守。艾子當是時。與秦之相有舊。喜以趣之。欲求一佳郡守。秦相見艾子。甚篤故情。日延飲食。皆玉醴珍饌。數日。以情白之。相欣然謂曰。細事可必副所欲。又數日。乃曰。欲以一寸原。艾子曰。吾見丞相望之。然又日享甘旨。必謂甚有壽畫。元來只有生得耀州知白。

齊之士子。相尙裏烏紗帽。長其頂。短其簷。直其勢。以其紗相粘。爲之虛粘奇帽。設肆相接。其一家自榜其門曰。當舖。每頂只賣八百文。以其廉。人日擁門。以是多愆期。一日。艾子方坐其肆。見一士子與其肆主語。吾先數日約要帽。反失期。五七日尙未得。必是爲他人皆賣九百文。爾獨卑於價以欺吾也。嘖嘖久之。艾子因曰。秀才但勿喧。只管將八百文錢與他。須要九百底帽子。

齊有二老臣。皆累朝宿儒大老。社稷倚重。一曰冢相。凡國之重事。乃關預焉。一日。齊王下令遷都。有一寶鍾重五千斤。計人力須五百人可扛。時齊無人。有司計無所出。乃白亞相。久亦無語。徐曰。嘻。此事亞相。何不能了也。於是令有司曰。一鍾之重。五百人可扛。人忽均鑿作五百段。用一人五百日扛之。有司欣然承命。艾子適見之。乃曰。冢宰奇畫。人固不及。只是般到彼。莫却費銅鑄也無。齊宣王時。人有死而生。能言陰府間言。乃云。方在陰府之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。汝何得罪之多也。因

問曰。何人也。魯正卿季氏也。其貴人再三不服。曰。無罪。閻王曰。某年齊人侵境。汝只遣萬人往應之。皆曰。多寡不敵。必無功。豈徒無功。必枉害人之命。汝復而不從。是以齊兵衆萬人皆死。又某年某日。饑汝蔽君之聰明而不言。遂不發廩。因此死數萬人。又汝爲人相。職在變理陰陽。汝爲政乖戾。多致水旱。歲之民被其害。此皆汝之罪也。其貴人叩頭乃服。王曰。可付阿鼻獄。乃有牛頭人數輩執之而去。艾子聞之。太息不已。門人問曰。先生與季氏有舊邪。何歎也。艾子曰。我非歎季氏也。蓋歎閻羅王也。門人曰。何謂也。曰。自此安得獄空邪。